



某次訓練飛行後，ECM小組聆聽基地聯隊姜獻祥少將（左立黑帽者）訓話。筆者（右第一人），時因撰寫飛行報告，最後下機，故尚不及入隊。後為ECM任務機016。

安全。臺海偵察任務自此則改為夜間執行。隨後幾年，經歷金廈，一江山，大陳島等戰役與各特種任務：包括對南中國海海域之揚威巡行及太平島駐軍的補給空投，對臺灣海峽中可能資敵之外籍輪船的識別與跟蹤，以及徹夜盤旋在金門離島上空，執行海面監視，以防敵軍偷襲。民國四十四年一月二十七日夜，在舟山群島之漁山島海面搜尋共軍柴油潛艇活動時，機載雷達偵測到一艘千噸級的共軍軍艦。當時機上僅載有一個體積碩大的深水炸彈，別無選擇，居然命中，重創此艦。為此，筆者也榮獲空軍獎章一枚。

民國四十四年暮春，本（三十五）中隊作戰室忽接層轉之密命，由代理中隊作戰長李啓上尉召開參謀會議，得悉空總情報署責成本大

隊籌組執行特別任務之小組，並將其成員列冊報備。至於究竟執行何種特別任務及性質，則隻字未提。而大隊作戰科秉承部令，由所屬三個中隊（三十三、三十四和三十五）依指定的兵科選派，簽請大隊長核准。其中本中隊所分擔之成員計有副駕駛、通訊官及空勤機械官各一員，另選兩名射擊士官共五人。當時與會同僚深感報國心切，義不容辭，均自動請纓，最後選定副駕駛為李啓上尉、通訊官傅定昌上尉、機械官為本人及指定射擊士官張書秘及冷永清共五員。至於任務機之選定，則在現用之B-24中擇機齡較輕而機身結構紀錄較完美的〇一六號機。當任務機確定後，中美雙方立即著手改裝。我方則將原炸彈艙內添加一輔助油箱及所需之管道，泵浦及開關等配件，以輸送油料及保持機身平衡。至於最重要之動力引擎，則從現用引擎中挑選已使用達兩百小時左右情況最良好者，安裝在機上，以確保安全無慮。至於其他組件則出清庫存，盡其所有，莫不一一更新。同時美軍方面，則指派專人攜帶兩套電子反制設備，分別安裝於前艙與後艙，並與我方操作人員展開地面與空中學科訓練。至此始知所謂的特種任務乃電子反制偵察（ECM, Electronic Counter Measure），乃係蒐集敵軍雷達分布、位置、設施予以追蹤定位及對其雷達電波訊號、程式、參數等資料加以研判。一旦戰情有需要時，俾能發揮對敵雷達能力之反制、鎖定及干擾，甚至予以摧毀。

猶憶首次ECM任務小組成員集中於一堂，環顧左右，始知三十三中隊選派分隊長呂德琪少校為機長，上尉周文淵為領航員。而三十四中隊則派出電子官中尉李崇善及羅璞兩員為

電子反制官。

為配合電子反制之術科訓練，乃於當年初夏開始連串之長程低空飛行訓練，迴繞本島沿海，日以繼夜長程飛行，每次約有七、八個小時之久。如此這般大約花了三個多月。為了保密，從此小組成員均暫時離開原屬單位，改為在家待命。若有任務時，則由專車接送。雖親如家人，亦不得洩露。

民國四十四年八月十七日下午，聆聽當日訓練任務提要時，但見中外主管雲集，人聲鼎沸，各自忙碌非凡，極不尋常，知有所變。未幾，由姜聯隊長宣布作戰命令，指出此為首次正式作戰任務。繼而由美軍顧問展示行程地圖，說明飛行路線之地形及地貌，通信連絡諸點等。繼由情報官員口述沿途我方敵後情報站之方位；另要每人預立遺囑，分發毛裝，偽路條及銀元和黃金備用。整整折騰幾個小時，終於在二十一時五十七分起飛，由浙江象山港切入，經福建山區進入廣東之海豐出海回航，約八小時，任務達成。所有收集資料，則由美軍顧問攜回分析。耳聞我空軍情報部門日後亦獲其副本，以供參訊。

第二次任務則選定一週後之八月二十四日執行，因尚在下弦月，微弱月光有助隱蔽。沿途順著河流低空飛行，白水一帶在空對地之雷達上頗為清晰，遠甚於目視，對航線地形及地貌之認知，都非常清楚。唯獨此後進出大陸，則改為通過金門或馬祖兩地上空，以偵測敵軍雷達之部署，此舉頗令人困擾。蓋由於兩地防空砲火猛烈，分高、中、低三層，但見火樹銀花，宛如一隻火盆。而我機依照作戰計劃，必須穿梭其中，令人心驚肉跳。其次，此行任務小組亦有所更動，小組指揮官職責在於指揮，非每次須親自上陣。所以原組長呂德琪少校未

民國四十四年九月，第三次及第四次ECMC仍由原始小組擔任。基於大陸幅員廣闊，目標甚多且變化又大，每隔一段時間即需複查，僅依賴一組人力，有所不逮。乃增加第二任務小組。其成員已不復記憶，確知者有上尉通訊官戴邦仁，中尉領航員李滌塵及士官徐雅林等人。第二小組隨原始小組訓練數月之後，得以分擔任務。

民國四十五年五月一日完成第十四次ECM任務之後，遵奉上級指示，將人員及裝備由原屬的八大隊ECM電子反制任務小組移轉至黑蝙蝠中隊，與中、美情報部門所屬之西方公司合併。原安裝於PB4Y-010機上之電子反制裝備，則拆裝於黑蝙蝠中隊所屬的B-26C上。由於任務機種更改，筆者則未隨其他小組成員一起轉移，仍歸返原編制三十五中隊之作戰空勤機械員之職，繼續執行海峽偵巡任務。此次改組，主要是將高危危險性之夜間飛行任

嘉許其冒險完成空投任務

【軍聞社訊】總統於昨(十五)日上午召見空軍某部隊分隊長杜祺少校，飛行官朱震中尉，航行官劉榮純上尉，李添慶中尉，通信官傅定昌上尉，機務官徐振源上尉，李崇善中尉及羅耀中尉等八人。電鋒係由我空軍王總司令致銘少校等八人，於上午十時正前往總統府，晉謁總統。由憲兵護送。上層，曾惠以飛機一架，大體，晉謁軍地而返。射擊、駕駛操縱、及大氣惡劣之危險，担任空勤等艱巨任務，並得優良戰果，其難導成致，深得屠榮等嘉許。因此總統特予召見，并垂詢其執行各項任務之經過情形。總統對諸空軍健兒忠勇爲國之精神，備加訓勉。

民國四十四年（1955年）十月十五日
首次總統召見（摘自中央日報）

垂詢空戰及空投經過

並對諸健兒訓勉有加

【中央社訊】蔣總統於十九日上午，召見於本月十四日在馬紹島附近上空擊落一架英匪米格式噴射機的劉景昇少校等四位作戰有功的空軍飛行員，和屢次飛往大陸執行任務有功的李寧等十三位空軍飛行員，他們是由空軍總司令王叔銘將軍率領，於上午十時到總統府謁見。總統

劉景昇少校曾向總統報告擊落共匪的那架米格式噴射機的經過，李寧少校曾向總統報告飛往大陸，最近飛到湖南省的常德上空執行和義救任務的經過。總統曾對這十七位空軍英雄表示嘉勉，並訓勉他們說：今後應更加團結合作，共同生死，相信我們的空軍一定可以戰勝敵人的空軍。

葉陳祥上尉的擊落匪米格機的四位飛行員是：劉景昇少校、葉陳祥上尉、葉李榮中尉及許大木中尉（見上圖）；召見的前往大陸執行任務的十三位飛行員是：李寧少校、周文淵少尉、羅澤士尉、鄭邦仁上尉、徐振源上尉、朱震中尉、李惟慶中尉、李樂毅中尉、及軍士長徐雅林、張雲斌、鮑康寧、祝文光、王治永清。

務集中，便於統一指揮、運作。總之，八大隊所屬之ECM任務小組存在的八個半月（民國四十四年八月十七日至民國四十五年五月一日）共達成十四次任務，託天之福，無人員傷亡。而筆者參與率為半數，在此期間，平均每月出勤約一點二次。後因共軍夜間防空系統的改進，大陸偵察任務益加困難，致造成日後黑蝙蝠中隊損失。多名原八大隊ECM小組同僚也先後為國捐軀。

在這八個多月特種任務中，值得一提者有三：

長沙遇襲

猶憶是次ECM任務是循湖南洞庭湖區南下，沿湘江至長沙附近執行電子偵察任務。沿途早已聽到地面防空電臺不時報告我機行蹤，不意飛臨長沙時，發覺底下機場燈火通明，且目視有數架飛機起飛，其企圖攔截我機之意甚

爲明顯。該機隊共四架，對我機採取包圍攻擊隊型。其中兩架分列我機翼尖左右，與我機平行飛行，第三機則尾隨正後方，亦與我機水平飛行。而第四機則主攻擊，由第三機上空快速下降開火掃射。由於敵我全憑夜間目視，我方也未曾還擊，避免暴露確切位置。在此形勢下，我機立即降低高度，依靠空對地雷達之引導，盡量靠近山腳彎曲處飛行，以迫使另三機不時改變方向。而第四機也不敢貿然俯衝下降。其間，該機群嘗試四、五波的攻擊，均失之交臂。一路追殺纏鬥，直到江西省玉山縣上空，待我機鑽入雲層，始倖免於難。

夜探洞庭湖

民國四十五年四月十二日，由於大陸兩湖區域嚴重缺水，造成旱災，影響春耕。層峰爲關懷大陸民情，乃著令ECM小組前往測量湖面大小，俾得能瞭解實況。是夜，我機飛抵洞庭湖北端上空，以岳陽所屬，臨湖之小鎮五星爲出發點，右向繞湖岸低空偵測。途經岳陽市郊，湘陽北端，而達阮江境內，然後北返原點五星。沿途目視所見，湖面爲薄霧所掩蓋，水天相接，岸線沙洲密布，唯有點點漁火可辨，至於湖面之寬窄變化，實在難以分辨。蓋夜間偵測任務之達成，恐捨紅外線照相外，實無他途。

報人員

民國四十五年二月十四日下午七時五十五分起飛，任務機炸彈艙內滿載輔助油箱，備長程飛行之用。另外乘員方面增加了三位新客，兩位是敵後情報人員，另一位是他們的跳傘教官。我們沿途按例執行ECM任務無誤，繼而由廣



民國四十五年（1956年）四月二十日二次總統召見，
後排：張書祕、鮑康寧、祝文光，中排：徐雅林、周
文淵、李賢、王叔銘總司令、羅璞、李崇善、冷永清
，前排：徐振源、朱震、蔣總統、李滌塵、戴邦仁

東切入廣西與越南接壤之山區，崇山峻嶺，人烟稀少，人稱十萬大山。當我機飛臨目標上空附近，並接獲微弱特定地面訊號後，第一位敵後情報人員，身懷發報機及降落傘，卡賓槍則斜掛背上，從機內跳傘洞口向外一躍而出。不意第二位情報人員，在跳出機艙時，卡賓槍正好卡在洞口，肩部以下被高速風壓斜貼機身，動彈不得，情況至為危急。於是副駕駛、跳傘教官、尾塔射擊士官及筆者四人，合力緊握其雙臂，試圖將其強行拉回，經試行兩、三次均徒勞無功。不意，跳傘教官突從腰間抽出一把小刀，及時將卡賓槍皮帶割斷，問題近刃而解。眾人合力將該情報人員推出機外，安全張傘飄去。當夜回航途中，經電訊證實，兩人均安

全落地。事後回想，設若所攜降落傘要是完全張開（按當時已有部分打開貼於機腹上），且纏住機尾方向舵上，屆時不但跳員性命難保，飛機方向控制亦產生問題，後果不堪設想。如今一場意外，有驚無險，實屬萬幸。之後，回程尚遠，於是各自振作精神，完成未竟任務。最後還是低空通過金門上空，不免又是一場猛烈防空砲火迎送。出海後，即拉起機頭直奔本島。在越過海峽中線之際，曙光已現，而駐在沿海機場之米格機，未曾起飛攔截，誠屬大幸。但見旭日初升，晨光微露，玉山在望，大地亦由赭色而漸暗紫，海面也由淺藍轉為綠色，實為難得一見之美景。此時我島上居民猶沈浸於睡眠中，何等幸福。家中嬌妻幼子，猶未知我今夜所作所遇。此次C-130任務自下午七時五十五分起飛至次日六時十五分落地，滯空時間達十小時二十分鐘，行程達三千餘里，為歷次C-130任務之中最久者。

此外，有幸兩度蒙總統召見。首次總統召見是在民國四十四年十月十六日上午。是日晨起，即由大隊長及中隊長一行帶領至總統府停車場候候。

直至約十時左右，由總統府官員引導，從總統府正門拾級而上，直至二樓接待室，乃與王叔銘總司令會合。稍待後，即由侍從官傳呼晉見。但見總統端坐大辦公桌之後，臉色紅潤，精神飽滿，雙目灼灼有光。頻頻點頭示意。我等一行八人則一字排開，列隊於辦公桌前三步之外。而王總司令則恭立於總統身旁。於是總統先致辭，對我等出生入死為國辛勞，表示非常敬佩。

接著，總統逐一點名，並分別閒話家常。八名晉見者名單如下：少校分隊長呂

德琪、上尉通訊官傅定昌、中尉飛行官朱震中尉、上尉機械官徐振源、上尉航行官柳肇純、中尉電子官羅璞、中尉領航官李滌塵、中尉電子官李崇善。柳肇純係隸屬情報署之西方公司成員，以執行大陸空投有功蒙召見。

第二次總統召見是在民國四十五年四月十九日上午十時，在總統府內會議室。環堵肅然，吾等一行十三人抵達室內之後，即遵照接待員指示，分坐主位之兩旁。俄頃，聞有人傳話總統蒞臨，我等立即起立致敬。總統落坐之後，隨即揮手示意，要諸人入座。此乃與第一次召見所不同之處。

即席，由正駕駛李賢向總統報告執行夜測洞庭湖之全程經過。總統聆聽之後，頻頻點頭，不時稱好。辭畢，總統轉頭面囑王總司令，必須善待我們這些奮不顧身，為國流血流汗之士。隨即攝影留念。

民國四十六年秋，筆者奉令赴屏東東港空軍參謀學校中隊軍官班受訓四個月。適值第八轟炸大隊奉令縮編，將原有的三個中隊合併，並保留原三十四中隊番號。筆者返新竹後，時任少校，按空軍任官條例之規定，已不符原空勤飛行機械員之職等，而部隊編制又在縮減，多次與長官商量後，乃改任大隊行政室行政官，留隊協助辦理大隊人員裝備之編遣業務。民國四十七年蒙當時空軍陳嘉尚總司令之恩准，以外職停役之名義，加入民間航空業服務，得以解甲歸田。筆者之軍旅生涯從民國三十四年銅梁入伍，至民國四十七年夏，屈指凡十三年。前後執行作戰任務達九十六次，飛行時間共五百二十小時。獲頒空軍獎章七枚及空軍三等復興勳章一枚。想當年壯志凌雲，愛國心切，勇往直前之情操，已離我遠去，往事如烟，堪待追憶。